



The Orange Girl who Ruled a Kino

The Story of
Neil Gwyn and
Charles II as told by
the Herbert Wilcox
Photoplay
(First National)

耐
爾
關





茶 花 女

編輯本書的經過

編者

那時是去歲春天的一日，我看了一齣國產影劇（片名已忘）回到編輯部來，裏面非常不高興，因為在戲院裏所受到很惡劣的印象。到了第二日，便起了要編本書的動機，對伍聯德兄約略說了一番，他即刻答應着在年內出版；要我切實籌備。他還定下許多計劃，才動身到美國去考察印刷事業。

計劃既經由聯德兄定妥，編輯就由我籌備；在初籌備的時候，得到田漢兄很多幫忙。後來因為種種的障礙，不能如期出版。而田漢兄的稿子也始終未有交到，那是我引以為憾的。

本書最初的命名，是「文藝專號」。打算為「銀星」某號的特號，不另單行。旋因覺得這件事不是隨隨便便辦一下的。而且「銀星」的篇幅有限，就算增加也增加不得許多。在資本一方面尤要顧到。聯德兄便列為「銀星社」裏叢書之一，我又覺得非如此辦不可，並且將來本書出版後，可以繼續出藝術，科學等號。於是再把字討論名一下，結果從陳趾青兄的意見，改為「電影與文藝」。這是本書發刊的動機和命名的經過。

名字確定了，便發始徵集稿件和圖畫，一方面又徵求閱者和廣告；幾個月之後

，閱者一方面成績很佳；稿子，圖畫，廣告却就幾等於零。因為圖畫我要嚴格選擇，稿子也要嚴格選擇，各處所寄來的固然不少，但可以發刊的，可以算得沒有。這一來幾乎把我編輯本書的熱度降低，幸喜有朋友們的鼓勵和督責，而且覺得不堅持下去，實在對不起伍聯德兄，田漢兄，及各處來函預定的閱者和現在的時代，終於把它產生出來，也還見得玉雪可愛。

我年來可以說是「時運不齊，命途多舛」了。但新交到幾個忠實朋友，真是喜之不勝，雖然我或者會「時運不齊，命途多舛」到長起花白鬍子來。因此我無論受到金錢甚麼樣的壓迫，也不在意，因為我有了幾個忠實朋友，時常過從，不像從前那樣處在欺詐，灰色和恐怖之中，在在使我底靈魂不能安定。張若谷兄便是忠實朋中的一人。他那天拿稿子來時對我說：「電影與文藝這個名字不通。因為外面許許多多人祇知道影戲，不知道電影。而且文藝二字知道的，了解的，更沒有多人。」我聽了着實覺得這名字不妥，但一想已經宣傳出去了，改換是很麻煩的，並且它裏面所載的着實是關於電影與文藝的文字，祇得由它。

現在它出世了；它要到影劇去行使它底使命了；結果如何我不得而知，但希望是無窮的，我留心想，我時時留心想，也更希望着。

末了，我在這裏聲謝各位朋友的幫忙。

電影的文藝化

蔚南

一 白日的幻夢

電影，有人說，是白日的幻夢。誠然，我們一到電影場中，那白銀幕上的光景，有時將我們置身於幾千萬年前的洪荒，過去的世界，恐怖的毒龍，巨大的猛獸，竟然活躍於我們的眼底；有時將我們拉到窮奢極欲的繁華都市，淫蕩妖豔的女人，裸體的美術跳舞會，熱鬧的飯店旅館，使你目眩，使你心驚，使你肉跳，使你魂蕩；有時將我們拖去參與莊嚴神聖的宗教的儀式，面對着白髮白鬚的神甫們，齊整嚴肅的行列，受難的基督像，巨大的十字架，像在炎日之下，飲了一杯甘露，像在迷惑之中，聽了一番聖訓；有時將我們送到黑暗的社會，殺人放火的強盜，姦淫擄略的土匪，詭計無端的小賊，假仁假義的巨騙都在我們面前顯露原形；更有時將我們恢復了過去的童年，導往於童話的空想世界，當年我們想像如何與白鳥一樣，飛行於大空，如何與金魚一般，潛入於水底，如何騎着駿馬去殺妖怪，如何提着巨斧去捉老虎，你看，今乃一一實現於目前；更有時將我們拖去旁觀他人的戀愛史，甜蜜的，使你也覺得津津有味，欣然而返，苦痛的，使你也覺得心灰意懶，愴然欲涕。